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淬成珠光 (组诗)

罗志珍

夏日贝多芬

月光的奏鸣曲
晨间又播放
贝多芬指尖淡淡的忧伤
变成了
些些欣喜欢畅

知了的第一次合唱
悄然转调
那么多的不理解
也往往被原谅

日日的涵养
终把迟滞
淬成晶莹的珠光

穿破时光的茧

细丝缠绵着时光
将无尽的缥缈
结成一个个
立体的形状

日子绵延
绵延的椭圆
收集满满的时光
回响,回响
生命为之流淌

用尽一生情丝
终于
织成时光的茧
随后
自己再将它穿破……

水墨之境

深海幽幽
地心暗涌
涌动喷薄着推出
地水火风

水墨在大地流淌
流淌的文明
涌出诸子和李、杜

太阳轻抚之下
那琉璃的水波纹
那盈盈的女人香
是人间烟火的色泽
是水墨之境的欢欣



那天拉着孙朵朵比高矮,目光相对,心头一惊。这孩子,才十二岁,个头竟与我的眉梢齐平了。

朵朵生得眉目疏朗,像初春抽条的柳枝,带着一股清爽的灵秀。身段细细长长的,站在那里,就像一株临水的新竹,不疾不徐地舒展着,连风拂过发梢,都透着恰到好处的轻盈。那种耐看的样儿,细瞧,倒与她奶奶年轻时似有几分神似……我看在眼里,心里像被温水浸过,软乎乎的都是欢喜。

孩童天性爱玩,玩具便是心中的小天地。起初,爸妈给她买的是布娃娃之类;稍大些,添了些加减运算、称重的玩意儿;再后来,组装的模型、迷宫等——要动点脑子的把戏。林林总总一大堆,先是用纸箱收着,渐渐装不下了,我索性买了个超大塑料箱,可到头来还是塞得满满当当。

我问朵朵:“这么多玩具没处落脚了,是不是得清理下,把坏了的、不玩的扔了?”祖孙三人一起翻检,她似乎对每一件都舍不得放手:“这个是妈妈买的,那个是外婆送的生日礼物。”样样都有说辞,仿佛都牵着一段难以割舍的光阴。折腾了半天,竟没找出几件能舍弃。后来趁她不在,老伴悄悄清出来一大摞,一脑袋丢进了垃圾筒。

家里还“养”着二十只“猪”——一按就“唧唧”叫的小猪佩奇。朵朵早先好爱它们,常散放在客厅地板上数来数去。有时数着数着少了几只,急得满屋子翻找;有时又莫名地多出来几只,愣头愣脑发问:“爷爷爷爷,好奇怪,还多出几只?”我让她再数数。哎,又少了两只。我一旁看得直乐,她却仰头瞪我:“不许笑!”那较真的模样,倒比小猪更惹人疼爱。

我逗她,让她给小猪佩奇称重量,看看对不对数。小家伙眼珠子一转:“我信你个‘鬼’!”

这些小猪佩奇看着挺好玩,伺候起来可不省心。朵朵有时会叮嘱我一只只地“喂食”,还说要给它们“洗洗澡”。我问怎样才算是喂饱了,她凭经验说:“你捏一下呀,叫得欢就是饱了,声音小没力气就是没吃饱。”我依言佯装尝试,故意使劲捏,小猪佩奇被捏得叽呱乱叫。朵朵急了,小脸涨得通红:“轻点咯,会弄疼它的。”哎,这小家伙,比伺候小孩子还费劲。

许是玩腻了,抑或忘了,后来好一阵都没见她碰那些小猪佩奇。有一天,她突然兴师动众地喊上我和老伴一起找,自己也趴在地上四处翻,东一只,西一只,总算凑齐了。这次她没让我给小猪佩奇们喂食和洗澡,反倒把小猪佩奇排成队列,俨然长官在发号施令:“立正!稍息!向左看齐!向前看!”可那些笨家伙一个个没啥反应。我忍不住笑,她气恼地扫一眼那些小猪:“一群蠢猪,都懒得理你们!”

孩子毕竟是长大了,待在我们身边的日子越来越少。人世间,傻爷爷痴奶奶估计不少,隔代爱让人老喜欢围着孙辈打转,再苦再累心里也觉得甜。可即便是掏心掏肺,孩子对父母的依恋终归不一样。先前还黏在身边的小不点,如今渐渐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从三五天回家一趟,到十天半月回来转一圈。每次进门,总是先扑进奶奶怀里,拉手、亲脸、撒娇,对我却保持着一点距离——不是不亲,是嫌我抽烟,说,爷爷一身的烟味。

我倒是不介意,偶尔拉起她的小手摸摸我的老脸。那双白嫩得像莲藕似的小手,摩挲着我的脸颊,一股暖融融的热流顺着指尖,悄悄淌进了心窝。

我内心大抵比较敏感、柔软,常爱托物寄情。看客厅里横七竖八的布娃娃,就会想起朵朵幼时的模样。那只憨憨的小毛熊,笨笨笨笨的,有点像我那中年发福的儿子。抱起小毛熊贴在胸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孙女的体温,暖得人心头发颤。

我将儿子、孙女小时候的有些东西留存着,偶尔翻出来看看,像把往日时光轻轻扯出来,合着我渐渐老去的身子骨,一同搁在阳光下晾晒,借此寻找心灵的慰藉。儿孙们就像鸟儿一样,长大了,天高任鸟飞,不用追,也追不上。而我,惟愿“日子慢一些,再慢一些;阳光暖一点,再暖一点”。



过这儿。朋友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长大,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刻印着童年的记忆,风从时间深处吹来,贴在游子的脸颊上,我想,没有什么能比故乡更能安抚一个人的情绪。归乡的人多了,西围子的美也就传开了,其实,与其说这里有什么绝世的风景,我觉得倒也谈不上,只不过是时间在这里停留下来,湖面、滩地、草木,连空气都是从前的模样,来到这儿,让人感觉回到了过去。将现在的自己置身于过去,完成一趟与过去的相遇,我们就从生活中跳出来了,倘若隔世重逢。

闲坐湖边,我们戏称为“坐湖”。将自己完全置于这片土地,风从湖面刮过来,轻轻的,软软的,像是母亲的手,拂起我们的头发,树下的野草披着一身的翠绿在风中摇曳,人与湖、与草木都不说话,就在风中完成了一场互动,大家在互动中应是交换了一些信息的,我突然就从摇曳的草叶中看见了它的一生,它在这湖边,一定会遇到很多个像我这样闲坐的人,但我却未必能够见到许多如它一样,在阳光里,迎着湖水而随风起舞的自由的生命。湖面辽阔而深远,向远方延伸,在这个水域总面积八千亩的团头湖里,活跃着多少鱼虾,有多少奔放的生命,都被湖兜着,我们看不到,但生命的气息总能透过湖面的平静传过来,鱼虾在湖里,如同我们在人世间,都需要游动,鱼虾往湖边游,我们也往湖边走,灵魂就完成了一次集合。在西围子,宏大与细微都是大自然的一种形态,我们、鱼虾、草木、山与湖,拼接成了一幅整体,互相点缀,也互相成全。

“坐湖”西围子,一定是要等一场落日的。我们将休闲椅移到了西面的湖边,坐在椅子上看着夕阳一点一点将湖面染红。

“你看,湖面那有一只水鸟!”我指着不远处,一只水鸟扇动翅膀飞起来,泛着光的湖面被划开一道人字形的波纹,水纹向两边迅速漾开。

“真好看!那是一只什么鸟呢?”

那大概也是一只不愿归家的鸟吧,叫什么呢?没有人看清,似乎又都知道。

一起阅山河·名家看望城

投稿邮箱: 632584215@qq.com
长沙市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

七彩光晕

任雨欣

临近正午,烈日泼洒,麦色肌肤上沁出细密汗珠。外公穿着洗得发软的旧背心,长裤卷至大腿,佝偻的脊背在稻浪里时隐时现。汗水顺着他粗糙松驰的皮肤滚落,仿佛连汗珠都敬慕着这位躬耕半生的老人。他宽大的手掌稳稳攥住稻禾下部,一手执镰,手腕轻旋,镰刃贴着稻根利落划过,一捆稻穗便应声离秆。

我望着田埂上堆起的鲜润稻禾,仰头望向晴空。日光耀眼,我伸手张开五指,想从指缝间看清那圈朦胧的彩色光晕。眯眼凝望许久,一滴汗珠滑落眼眶,仍未捕捉到那梦幻般的彩环。忽然,外公唤我帮忙捆稻,我抽起几束稻禾,笨拙却认真地系紧。收完最后一捆,外公到田边水沟冲去腿上泥污,挑起沉甸甸的扁担往家走。他步履微晃,扁担轻响,脚下旧拖鞋拍打着地面,声声清脆,似在轻声地喝彩。

外婆早已备好家常饭菜,简单一餐过后,倦意悄然袭来。外公外婆各倚一把老摇椅歇息,这椅子年岁悠长,在母亲出生前,便守着这间小屋。不多时,摇蒲扇的手缓缓停下,鼾声轻起。农忙午后最是静谧,暑气蒸腾,蝉鸣声声,田野间不见人影,众人都在这片刻里安然小憩。

我搬一张小凳坐在门前柿子树下,正思量如何打发时光,忽见天空云影渐浓,日光被遮,天色转阴。想起院中还晒着稻

日子过久了,情绪就堆积在一起,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总想着寻一处地方,将快要溢出来的情绪放空。这样的地方最好是远离城市的喧嚣,又不失自然的野趣,当然还需要有适合亲近的水域,我一直觉得人是离不开水的,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都需要一片水域来澄清自己。

团头湖畔的西围子,似乎等了我们很久。

好友同行,我们驱车从市区出发,沿着雷锋大道,往望城的乡村长驱直入。这是一条来自城市的路,开阔平整,滚滚车流像城市的呼吸,也像一个人快节奏心跳,它将我们一程又一程地送进乡村。路旁的房屋越来越矮,越来越少,直至隐没在连绵的绿色中,车流也从不同的节点隐入乡村的各个部分,城乡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融合在一起。拐过弯的路,穿过团头湖上空的水汽,最终抵达西围子。有时我会想,路不同于人,它过于直白地将人们送入目的地,在繁杂中呆久了,我开始对一条路有了不一样的感情,它像一根触须,触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或许是周末,来西围子的人很多,人们三五一群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听不清他们的言语,只见到他们的神色里,装着与我们一样的清爽和干净。都是朝着这片滩地来的,我们互不知道对方来自哪里,是何种职业和身份,又经历过哪些过往,没有人关心这些,人们像商品一样被贴过许多标签,但在这里全都失效了。

我们预订了一顶帐篷,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很快便来到了属于自己的营地,更多的人选择了自带露营装备,自己动手安营扎寨,还有一些自带了烧烤和野炊工具,大家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过这样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日,没有迎合,没有伪装,我在各自的忙碌中看到了他们最本真的样子。

我们的营地在树下,离湖边隔着几拨人群的距离,越过湖面,便是山,山的那边有房屋,房子里面是人间烟火,所以,这湖是连着人间烟火的。早在几年前,西围子还没有被开发成营地,我便随朋友来

彭赞

『坐湖』西围子



楼下的水果店里,成筐的杨梅叠放在货架上。一颗颗紫红色的果子,胀鼓鼓地挤作一团,仿佛天上打翻了一坛陈年佳酿,浓烈的果香漫溢开来,连空气都被染成了淡红色。这熟悉的香气,总是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老家院子门口那两棵杨梅树下。

杨梅熟了以后,表面的绒毛会慢慢褪去,变得光滑起来。那些曾经扎手的小凸起变得柔软了,圆润了,像新生的棱角被时光浆洗得柔软,只剩下温润的弧线。果实的形状也更加饱满,圆滚滚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球形。有时候两颗长在一起,像连体的双胞胎,中间勒出一道浅浅的凹痕;有时候三四颗挤在一根枝条上,你推我搡,把枝条都压弯了,弯成一道很好看的弧线。

杨梅的颜色逐渐开始发生变化,由青中带粉的羞涩,彻底地、毫无保留地变成了红色。从顶端红到底部,从表皮红到果肉,红得均匀,红得彻底,红得像一团团火焰,燃烧在夏日的枝头。

有些杨梅红到发紫,紫到发黑。那种黑不是真正的黑,而是过于浓烈的紫在阳光下呈现出来的错觉。摘下一颗放在掌心,对着光看,就能看到那黑色底下涌动着多么深沉的红,像凝固的晚霞,又像淬过火的古铜,柔软与坚硬奇妙地共存于这一颗小小的果实里。果柄处还残留着一圈浅浅的绿,那是它们与枝

头最后的联系,再过两三天,这圈绿也会变成红褐色,然后某一个清晨,风一吹,它就落了。

杨梅的成熟是有顺序的。向阳的,先熟,背阴的还得耐着性子多等几日;树顶的捷足先登,树底的慢吞吞落在后头。在一棵树上,可以看到杨梅一生的全部阶段,最外面那些已经紫得发黑了,里面一

些的还是股红色,再往里是绯红、浅红,最里面那些藏在叶子深处的,还带着些青绿,怯怯地缩成一团。

它们像是在排队,前面的已经走到了终点,后面的还在路上。这种参差错落的成熟,让整棵树变成了一幅活的画,每一天的颜色都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深一点,明天比今天更深一点。我们小孩子每天要去看十几回,从青看到红,从红看到紫,看到口水咽了又咽。

风是杨梅成熟的重要推手。没有风,杨梅成熟得慢一些。有了风,尤其是那种干燥的、来自内陆的西南风,杨梅就熟得快了。风把叶子吹开,让阳光照到每一颗果子上;风把果实表面的湿气带走,让糖分更容易凝结;风把熟透了的杨梅从枝头摇下来,落在地上的杨梅很快就烂了,烂成一摊暗红色的糊状物,和泥土搅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果肉,哪些是土。蚂蚁成群结队地来了,排成细细的黑线,从树根爬到落果上,又从落果上爬回树根,将这一顿美食盛宴辛苦地搬回家去细细品尝。

杨梅最熟的时候,是在五月的尾巴上,这时候的杨梅,几乎找不到一颗是青的。整棵棵树都是深深浅浅的红,深深浅浅的紫,像被晚霞浸透了一样。有些枝条承受不住果实的重量,整根垂下来,几乎要拖到地上。从树下走过,头顶上就是沉甸甸的杨梅,伸手就能够到,不用踮脚,不用跳。那些果子就在你眼前晃啊晃的,绛紫的,浑圆的,像是在对你说:来呀,吃我呀。谁忍不住啊?摘一颗最紫的放进嘴里,牙齿轻轻一碰,果肉就破了,一股酸液立刻抓住了整个口腔,即便眯起眼睛,缩起脖子,却舍不得吐出来。熟透了的杨梅依然是酸的,只不过这时的酸已经不那么尖锐了,变得圆润了,悠长了,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要往哪里去,只知道它在流,一直在流。

杨梅熟了。这四个字说出口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分泌口水。不是馋的,是酸的。光是听到“杨梅”两个字,光是想到那种滋味,两颊就开始发紧,舌尖就开始收缩,整个人都做好了迎接那股劲劲的准备。这是一种奇妙的生理反应,是身体对杨梅的忠诚,是味蕾对夏天的致敬。

熟透了的杨梅还在枝头上挂着,太阳一天比一天烈,它们一天比一天紫,一天比一天软,一天比一天接近泥土。等到哪一天早晨你再去山坡上,会发现地上已经铺了厚厚一层,酒红色的,软塌塌的,踩上去会发出噗嗤的声响,汗水溅到脚裸上,凉凉的。树上还剩一些,高高地挂着,像是舍不得走,又像是还没睡醒。再过几天,连这些也会落尽。杨梅树重新变得消瘦,叶子也似乎没有那么绿了,整棵树像卸了妆的戏曲演员,素面朝天天地站在那里,有些疲惫,有些落寞。

夜深了,杨梅树睡了。月光洒在果子上,把紫红色洗成了银灰色。露水开始凝结,一颗一颗地落在叶子上、果实上,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响。熟透的杨梅落在草地上,第二天清晨去看,地上总是新添了好几颗,深红色的,带着夜露,像一颗一颗的心脏,还带着体温似的。

明年这个时候,它还会再熟的。它会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准备这场盛宴,从春天的第一片新叶开始,到夏天的最后一颗落果结束,周而复始,从不缺席。阳光记得它,雨水记得它,那片沉默的泥土记得它。

而那些酸,那些让人皱眉、让人眯眼、让人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酸,也会如期归来,一颗不少地挂满枝头,耀眼。



贺文兵摄

摘得星辰 满袖行

高求忠

茶园是有呼吸的。从马路右拐进来,一条道路通往茶园深处,一垄一垄的绿,如一道道水波、一行行五线谱,弹奏乡村的乐章。

沿着已经硬化好的彩色道路行走,远处白云成片集结,缓缓绵延,舒展身姿,不时切换造型。白云在山间出没,亦在蓝天飘移,虫鸣鸟鸣让此处更觉幽静,能听到草木的吐纳之声。午后的太阳玩起了捉迷藏,这片茶园光影交织,明暗混搭,绿意浓淡起伏,像音乐旋律般忽高忽低,远山与大树勾勒出这幅复景图的边框,阵阵清香不时溢出画外。

这般好的景致,还有观景台和栈桥,点缀着各色野花,自然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走累了也不必急,且到入口处的民宿来下午茶,大树浓荫如盖,小院花团锦簇,配上各种茶点,坐下来发发呆,读读诗、饮饮茶,随手一拍都是文艺片,又得浮生半日闲。

如果把茶园比作一本书,那么这家民宿就是它的序言,而茶园那头的柴禾古窑面包坊,就是它的后记。

如此晴朗的天气岂可辜负,约上三五好友,亲手烤一份无添加的原味面包,或者,来一份柴火粥,配上新茶,户外闲坐,风被茶园染得翠绿,桌上的花瓶里,野花迎风摇曳,学做面包的孩子们开心地在大自然中追跑,大人们背靠茶园,面朝田野,宣讲古,宜话旧,抚今思昔,思绪飞扬。

原来这茶园是一家科研基地,前身是旧时的茶叶研究所,有一小片茶树还是当年杨开慧之兄杨开智所种。长沙县高桥镇出产的名茶高桥银峰曾作为国礼,湘波绿也久负盛名。眼前的这个面包坊,坊主是“新农人”,坊里的土窑是她80岁的老父亲亲手搭建。

朋友说起高桥镇的掌故,如数家珍。我没想到,高桥镇竟然蕴藏这么多文旅资源。我们参观了柳直荀故居、李维汉故居,游览高桥老街,走访金桥村,阅读村史,逛了红枫大道,漫步百年郭村,还跑到紫竹山顶登高望远……这些地方相距都不远,如果把它们串联起来,就像一幅从茶园起笔的长长的乡村振兴画卷,一个个打卡景点,也如散落的星辰一般,在这画卷上组成熠熠生辉的星座。

这片土地上不仅仅生长茶叶,也生长了许多创业与打拼的故事,它是一群“新农人”的追梦空间,隔壁的民宿,也书写着一位大姐退休后向着梦想重新起航的传奇,到这里来团建研学的人们一拨又一拨。

聊着聊着已是黄昏,登上民宿露台,夕阳和晚霞正在拍摄风光片,有了它们的倾情演出,茶园多了几分梦幻浪漫色彩,此时的民宿,如一艘船静静地停泊在迷人的暮色里,不知不觉中,草丛里的虫子开起了演唱会。吃过晚饭,步出小院,再入茶园,草木气息扑面而来,当我抬起头时,整个人怔住了。

我以为,必须到附近的紫竹山顶,才可以见这样明亮的星辰。平时城市的夜空,只有稀稀疏疏几颗星,单枪匹马地从灯光中突围,而这里的夜,却是纯粹单一的黑色,像深深的平静的海洋,而星辰,便在这无边无垠的水面上,大气磅礴地绽放了。它们离得那样近,似乎伸手便能采下一朵星,我欣喜地辨认着一个个星座,采用手机夜景模式,竟然可以清晰地拍下来。

“摘得星辰满袖行”,此刻,在这茶园静谧的夜空下,这诗句似乎从想象中落地了,在闪耀的群星下,自己也仿佛成了一棵茶树,静静地聆听星语,将根须深深地扎进这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里。群星璀璨,流光灼灼,地上的星辰,是实现的梦想;天空的星辰,是梦想的光芒吗?

恋恋不舍地离开,背包里,仿佛装满了清香和星辉,轻轻的柔柔的。

